

焦长林  
古鸿飞 著  
高平

大同历史文化丛书（第五辑）  
大同市三晋文化研究会

# 侵同 日军 罪行录

◆ 山西人民出版社 ◆

焦长林  
古鸿飞 著  
高平

大同历史文化丛书（第五辑）  
大同市三晋文化研究会

# 侵同 日军 罪行录

◆山西人民出版社◆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侵同日军罪行录.高平,古鸿飞,焦长林著.太原:  
山西人民出版社,2006.4

(大同历史文化丛书·第5辑·单瑞山主编)

ISBN: 203-03483-7

Ⅰ.侵... Ⅱ.1.高... 2.古... 3.焦... Ⅲ.日本—  
侵华—史料 大同市 N·K265.3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018149号

大同历史文化丛书第五辑·侵同日军罪行录

---

著者:高平 古鸿飞 焦长林	网 址:www.sxskeb.com
责任编辑:张雪琴	经 销 者:山西人民出版社
出版者:山西人民出版社	承 印 者:山西省史志印刷厂
地 址:太原市建设南路13号	开 本:890mm×1240mm 1:32
邮 编:030012	印 张:19
电 话:0351-1922220(发行中心)	字 数:408千字
0351-4956003(综合办)	印 数:1—1000册
E-mail:Fxzx@sxskeb.com(发行中心)	版 次:2006年1月第1版
Web@sxskeb.com(信息室)	印 次:2006年4月第1次印刷
shuh-hb@sxskeb.com(综合办)	定 价:86.00元(全10册)

---

版权所有

侵权必究

印装差错

负责调换

## “大同历史文化丛书”编委会

主 任：董瑞山  
副 主 任：高 平 古鸿飞  
委 员：(按姓氏笔画)  
力高才 古鸿飞 赵一德  
姚 斌 要子瑾 高 平  
袁海明 葛世民 董瑞山  
主 编：董瑞山  
执行副主编：高 平 古鸿飞  
副 主 编：姚 斌

# 目录

引子 .....	1
阳高县城尸堆如丘 .....	2
天镇屠城血溅四街 .....	8
左云县城血淌尸横 .....	17
灵丘城乡惨遭血洗 .....	20
广灵五惨案骇人听闻 .....	30
浑源惨案怵目惊心 .....	36
大同南山惨案惨绝人寰 .....	43
知识分子惨遭涂炭 .....	45
大同煤矿“万人坑”白骨累累 .....	51
劳工的血泪控诉 .....	60



# 引子

抗战八年间，日本侵略者对大同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，据不完全统计，日军仅屠杀雁同地区人民即达3万多，至于烧毁的房屋、抢掠的财物等更是难以数计。其中大的惨案就有二三十起。这是大同历史上最残暴、最黑暗的一页，它记载着民族的耻辱和仇恨。



## 阳高县城尸堆如丘

1937年7月7日，卢沟桥事变发生后，日军沿平绥（京包）铁路线猛烈进攻，国民党阎锡山部队溃败而逃。阳高县城已直接暴露在日军眼前。

9月8日，日军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兵临阳高城下，开始用飞机大炮频繁进行轰炸和扫射，城里城外群众皆有伤亡，整座县城处于一片惊恐之中。

午夜过后，日军枪炮齐鸣，伴随着哇哇叫声，开始攻城。驻守阳高的阎锡山六十一军四一四团因伤亡过重，连夜弃城而走，日军侵占阳高城。

9月9日天亮时，日军由西门入城，端着明晃晃的刺刀，见人就抓，绝不放过一个。有个开炭栈名叫阎友的人，早晨去看望老母亲，被日军士兵发现，直追到一个小巷里，将他抓走。还有个当过联合校长的杨伯元去看岳父，也被日军抓去。日军把百姓像羔羊似的驱赶到北大街口，勒令统统跪下，不许乱动。此时，日军大队兵马已经入城，大街小巷及所有空旷地段都堆满了机枪、坦克、大炮、汽车和洋马，沿街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杀气腾腾，狂妄至极。

过午时分，日军又把跪着的人们分成两堆：青壮年一堆，老年人和幼儿一堆。这时，有人方猛省过来：“不妙！还是设法逃走吧。”李肉铺李拐子的儿子不顾父亲的训斥与拉扯，冒着生命危险，硬是瞅空逃了出去。



阳高县城尸堆如丘

日军用铁丝捆绑群众





日军以杀人取乐

老百姓在敌人的威逼之下,从早晨直跪到下午,已是饥痛难忍,约下午4时许,日军开始押着青壮年向大南街走去。当走到寺巷口时,突然一个青年跃出人群,向巷里冲去。“砰”的一声枪响,那个青年应声倒地,再也没有爬起来。这时候,人们才从幻梦中惊醒过来,意识到日军要下毒手了!刹那间,人群像炸开了锅,东跌西撞,哭爹叫娘,乱作一团。日军用枪托砸,用刺刀逼,把呼喊、挣扎着的人群镇压了下去,驱赶着走出朝阳门外,全部囚于瓮城之中。日军再次下令让人们全部跪下时,人们发疯似的拼命地向端着枪的日军冲去,想冲出这死的罗网。可是,这时一切都晚了,一场血腥的大屠杀开始了。日军对挑选出来的五六百名青壮年下了毒手,用机枪扫射、刺刀穿刺、马刀横劈……一切杀人的东西都使用上了。随着机枪的狂叫声,善良无辜的群众一群体地倒下了。其中不乏血性的汉子,有的从血泊中爬起来,赤手空拳,扑向日军。更有强者,如卖肉的老刘冲上前去,出其不意地夺过一名日本兵手中的步枪,一连捅死3名日军后同乡亲们一起倒在了血泊之中。瓮城惨案死难群众即达600多人,只有12位同胞从血泊中爬出来,侥幸逃生。

万恶的日本侵略者并不以此为满足,接着又开始了连续三天三夜的大清查。9月11日,敌酋下令:“明天中午12点要大清乡,男子凡无良民证的,均以便衣队论处,格杀勿论。”填写“良民证”先要扣上碗圈,画上格子,填写完后,还要盖上日酋章子等等。这么繁杂的手续一夜能填多少!恰巧天不作美,晚上下了倾盆大雨,人们为了活命,都在商会住址拥挤着,等待领取“良民证”。一夜过去了,“良民证”没发出多少。上午10点,敌人就出动人马“清乡”了,穷凶极恶地挨门挨户搜查,咯咯的砸门声,的里啷噜的喝骂声,妇女儿童哭叫声,交织在一起。凡是没有得到“良民证”的男人,被拉出去就地处死,有的刀砍,有的枪杀,有的用刺刀戳死,许多妇女为了保全丈夫的性命,不顾敌人手枪、刺刀的威胁,奋力争夺,有的全家被杀绝,无一幸免。有18个男人被逼到西南大街一个公厕坑边,敌人先是用刺刀戳



阳高县城尸堆如丘

死，然后推倒粪坑边的土墙，把 18 个人全部压在里边。据当时的目击者说，仅这个公厕周围就横七竖八地躺着 100 多具尸体，悬楼底街 5 个门内也杀死 30 人之多。南街小书铺有个青年，日军竟将他的头砍下后扔进煮饭锅里。这一天，日军又杀害城内百姓至少四五百人之多。

日军侵入阳高城后，少女、姑娘、媳妇惨遭奸污蹂躏者不计其数，其惨状难以言喻。有的被摧残致死，有的因抗拒被杀。东街郝天福的女儿、儿媳，因忍受不了敌人野兽一样的昼夜轮番摧残蹂躏，全家 13 口人晚上到马家园的关帝庙附近，用绳子互相拴在一起，集体投井自杀。他们的大女儿、女婿见一家人如此悲惨死去，绝望中，二人也跳进临近的一口井内自杀。第二天，日本兵又去发泄兽欲，因找不到人，逼着同院一个姓王的青年去找，哪里能找得到呢？无辜的青年也被兽兵用刺刀捅死。

这次日军在阳高城共血腥屠杀无辜群众 1000 余人。在如此惨景下，由于日军的残暴统治，死难家属竟有泪不敢流在脸上，想哭不敢喊出声来，守着尸体不能祭奠，直到八年后阳高城获得解放，人们强压在心底的痛苦和仇恨才敢呐喊出来。这里不妨引用一下 1945 年 10 月 24 日《晋察冀日报》刊登的《大祭肉丘坟》一文中最后的两段文字，以见当年阳高人民痛苦和仇恨的心境：

八路军解放阳高后，接着即是八月初五（农历）这个悲惨祭日，群众知道八路军讲民主，才敢到政府内请求：“许不许我们哭一场？”县政府问清楚他们的来由后，赶紧答复“可以哭！可以哭！”请示的人们得到完满的回答后，勉勉强强的出了县政府大门口，便放声号哭起来。

第二天，初六日，政府召集了全县的群众开追悼大会，并安慰死难的家屬。西门外搭上了席棚，屹立着的烈士纪念塔前，摆着五花大供和各机关团体送来的

花圈。距会场不远，便是那一千余人埋在一起的肉丘坟，虽然已经起走了些，但还有很多烈士在那里埋着。坟的四周，设置了花圈，儿童和妇女送来的纸花，像仇恨的种子撒了满地。大街上用净水洗过，铺户的门前，有的用白纸写成挽联，表示哀悼。开会了，烈属们坐在光荣席上，含泪戴孝的听着讲话，马县长讲到“烈士惨遭杀戮，令人寒心时”，烈属、百姓和干部有的哭出了声。八年来的泪，今天才算痛痛快快地流出来了！烈属代表，当地绅士张老先生带着仇恨和抽泣登上了讲台。他讲到“我全家五口人，两个儿子被杀，儿媳妇给留了个小孙子改嫁了，现在老两口守着八岁的小孩没法生活”时，因伤心过度，泪从枯眼流出，又打嘴里进去，吞吞咽咽不能再说下去了，台下高呼：“坚决为死难烈士复仇！”“优待烈属！”“保证烈属生活富裕！”最后有共产党代表，深深向死难烈士致敬；并对烈属以亲切慰问。呼应着他的讲话，千万个人的声音合成一个声音，报仇！报仇！报仇！

## 天镇屠城血溅四街

1937年9月6日，日军攻破距天镇城4公里处的晋军战略防线主阵地盘山后，西取阳高，天镇城便处在了日军的四面围困之中，危在旦夕。12日6时左右，日军用大炮轰塌城墙东北角进入了城内，开始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。因12日为农历八月初八，当地人称这次灾难为“八·八”惨案。

### 一、奶奶庙惨案

当日军从轰塌的城墙处入城后，即兵分三路：一路沿东城墙向南，一路顺北城墙向西，另一股直入城内街巷。住在城东北角的刘全义，大早起来上城墙搬自家门板（晋绥军筑掩体借用），第一个遇到日军，被初登上城墙豁口的日军将头砍落城下。继而日军闯入城东北角居民家里，不分老少，逢人就杀，许多人刚起来，来不及躲藏，就被杀害，不少人家被杀绝，仅这一处遇难者就达100余人。

日军以坦克、汽车开道，横冲直撞地冲入城内。杀人成性的日军，先将200余名居民用枪驱赶着囚入北城墙（北门瓮圈）奶奶庙中，用刺刀捅挑残杀无辜同胞，一时间，人群乱成一团，哭喊声、惨叫声响成一片。西北街居民侯裕破口大哭日军，被一刀砍落脑袋，人们像发了疯似的拼命地向庙中碾道和庙门口冲去，挣扎着，呼喊着想冲出死的罗网。日军见状就改用枪射和往人群密集处掷手榴弹，在爆炸声和射击声中，200余名徒手



群众一个个、一群群地倒下去，就连庙中一名和尚也未能幸免。

上午9时左右，日军在城内四处鸣枪，在各条街巷挨门挨户地搜杀躲藏起来的居民。西北街的一个马姓大院里十几口人，除一名8岁幼女因受枪声惊吓，昏倒在同院一位70多岁的老奶奶死尸旁幸存外，其余皆遭屠杀。同街有一位年轻的母亲，正坐在炕沿边给婴儿喂奶，被日军一枪打死，倒在地上，天真、可怜的婴儿竟爬在血泊中的母亲身上含着奶头吮吸，因吮不出奶汁大声哭叫，母亲的鲜血染红了不懂事的孩子，其惨状目不忍睹。西北街贺贤在日军的枪弹下身中9枪而没有死，成为劫难的幸存者。且听他对日军的血泪控诉：

上午9点多，我听见附近各家有日军砸门声音，我刚想躲藏起来，已来不及了，我的腿还未迈出家门，大门已被打开，日本兵比划着把我叫出去，接着又搜了几个院户，连我在内一共叫出14个人，由7名日本兵把我们逼到隔壁高明院内，让我们站成一排，7名日本兵7条枪同时开火，我当时下意识地抱着头躲闪，身中数枪，昏倒在地。后来我母亲将我抬回家后，我才醒过来，经家人检查，我身上有9处伤：左胳膊6处，头部、右手中指、肩胛部各一处。

西南街郭举子被日军用枪逼着撕掉马王庙（原牺盟会会址）墙上的抗日标语后惨遭枪杀。郭的儿子见状后号啕大哭，怒骂日军，亦被砍死。同街张永胜父子4人全被刺死，家中只剩下69岁的母亲抱着6岁的孙女痛哭。东北街一位老人眼见日军逼来，无处躲藏，慌乱中从炕上摸起一把剪刀自杀。王面匠一家三口人，在日军的屠刀下，为保全尸，先后投井自杀。

上午10时许，日军分别在城内四条街挨门挨户地将居民驱赶出来，开始了骇人听闻的集体大屠杀。

## 二、马王庙惨案

日军将从南街逐户撵出的 500 余名男女老幼，全部赶到南街路东侧马王庙前，男女分别被押在马路东西两侧跪着（小孩多跟随母亲），南、北、西三面架着机枪，四面派日军把守。马王庙分里、外两院，里院正房 3 间，南房 3 间，南房后面有一个长 2 丈 5 尺，宽、深各 1 丈 5 尺左右的大坑子（晋绥军留下的防空掩体）。日军比划着先让男人们“这边的”。阎毅、张凤祥等 5 名地方绅士一进庙，当即就被刺杀在坑内。随后又有几批被撵进庙院。因隔着一座外院，弄不清日军搞啥名堂，后来有人间或听见几声惨叫声，方知日军已在下毒手了，有几名胆大一些的青年想偷偷溜走，被把守的日军发觉后立即拦回。杀人成性的日本兵在里院坑后站成一排，端着刺刀，在一名指挥官的指挥下，一齐动手，刺刀从人们的背部穿至胸前，再一使劲，便把尸体挑入坑内。刽子手们杀累了，就休息吃喝一气，再屠杀一阵。后来嫌群众穿着衣服不好刺，就强令人们在进庙前脱掉上衣，有的人被连捅十几刀，最多的被捅了 32 刀。个别侥幸未被刺死的，因跌入坑底层，也被上边的尸体压死。后来大坑填满了尸体，就用棉被盖实，上面压上大石块，余下的尸体，又逼着活着的人将其堆在房里，直到死尸堆满了 3 间房。马王庙里有一个山药窖，一些急于逃命的人想跳入窖内躲藏，被日军发现后，一阵刺刀猛刺，挑入窖内，直至尸体堆满地窖。日军仍唯恐有活人逃出，竟又把窖边一堵上墙推倒，将窖口堵死。

日军从上午 10 时一直杀到下午 1 时许，除路两侧跪着的妇女、小孩外，300 多名男子几乎被杀尽（内中有跟随大人的十几名儿童），只有极少数人死里逃生。丁进海身负 7 处刀伤，从死人顶层爬出，待晚上日军不再看守后，解下身边死人的裤带，缠住伤口爬回家。教员任定国身受 11 处刀伤，也因在顶层，幸免于死。西南街高赞和两个儿子一个孙子，一家三代 4 口均被残杀，孙子高辅年仅 13 岁，被刺杀在坑沿外，苏醒过来后，口渴

难耐，挣扎着爬到北屋半截水缸前，喝了几口缸中残留下的污水后，因流血过多而死去。

### 三、云金店惨案

日军在马王庙大肆杀戮的同时，在城西门南侧的云金店也进行着极其凶残的大屠杀。云金店前是一片空地，东、北、西三面皆是民房。日军将从西南街、西北街赶出的300余名成年男子集中到此。店前高台阶上一挺重机枪对着人群。日军把群众分十人一批，用机枪猛扫，顿时积尸成垒，血流成河。住在附近的侯二，虽双目失明，也被拉出来惨遭杀害。在逃跑中被日军用东洋刀砍断腿的张进恩，怒视敌人高喊：“给你爷爷一个痛快吧！”随即被枪击而死。住在西门附近马路南侧的张凤有，在大屠杀前出来担水，他两个儿子不放心，跟随在后，刚走到西街马路上，被忽然从东面过来的一伙日军撞见，一个日本兵端起机枪扫了一梭子，父子三人均倒在血泊中（加上云金店前的大屠杀，张家共有9口人丧生）。与张凤有隔路相对，住在马路北侧开车铺的张凤有女婿吴唐，眼看着亲人被杀，同胞遭戮，顿时怒火中烧，在敌人砸开铺门向他逼近时，他不畏强暴，以车辮为武器，利用车铺中堆放的杂物作掩蔽，与敌周旋，接连砍死4名日军后壮烈牺牲。

同日上午11时左右，日军将从东南街周牌巷一带搜查出来的40余名成年男子赶进西城门瓮圈城墙洞里，周炬、吴正德因抗拒入洞，被当即枪杀。接着日军用机枪封锁洞口，向洞内接连扫射，又扔进去一颗手榴弹。因洞中间有一厚实的木质门框掩蔽，有10余人幸免于难。趁夜逃出城外的周炳，奔跑了一夜，第二天到达薛辛窑村脱下棉背心，抖出一颗只划破前胸的废弹头。

### 四、霜神庙惨案

12日上午，东街、西街、北街的成年男人也被日军从家中





赶出来，分别集中到县公安局院内、县政府大照壁后和文奎阁前三处。在公安局院内，被赶来的 200 余名手无寸铁的群众，被日军追砍着闪入东、西各 3 间的屋子里。17 岁的青年李喜和在逃跑时，被日军举刀从后脖颈砍去，脑袋虽砍下，气管仍连着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响，遂又被补了一枪。在大照壁处，日军当众将张模老两口的头砍下，鲜血淋淋地掷在桌子上，一名日军军官手按桌上的两颗头颅，“叽里嘟噜”地吼叫着，威胁群众。迨至下午三四点钟，日军将集中在 3 处的 500 余名群众，全部反绑双手押向城北。途中，70 多岁的李嘉禾老汉因跟不上队，被日军一枪打死。最后，日军把群众押到了南洋河北岸霜神庙后崩楼坡下的一段水壕边。水壕开口约五六尺宽，深三尺多。日军仍沿用马王庙那套杀人方法，将群众分批用刺刀刺死，挑入壕内。突然，人群中一位叫张四如的老汉高喊：“兄弟们，我们不能等死呀，能跑就快跑吧！”话音刚落，便被日军开枪打死。有个县民日军第一刀没刺中，被两名日军相对着扎过来扎过去地扎入壕内。还有几名被刺伤未死，不断发出痛苦的惨叫声，在日军乱扎乱捅一气后才气绝身亡。日军离开时，又在壕内尸体上填土，因正赶上下雨，只仓促地埋了一薄层。西北街的贺巨恒、西街的王振文和东街的王君等少数几个人，因未被刺死，从死人堆里爬出后得以逃生。下面是幸存者王振文叙述他在大屠杀中死里逃生的经过：

我家两代 4 口人是在同一批被刺杀的。我被扎了 3 刀，最初一刀是扎在左肩胛骨处，当时只觉得刀尖凉凉的，后来右肋下又被扎了两刀，由于我在中了第一刀后就昏迷过去，所以对身边跪着的二伯、四叔、堂弟是怎么被扎死的情景，我记不清楚了。不知什么时候，我感到脸上像针扎一样痛，剧烈的疼痛使我逐渐苏醒过来，我张开嘴，觉得有水珠落入口里，等我睁开眼，才知道天正下着雨，看天色，时间约是黄昏时